

陶器历史悠久，因原始社会的烹食需求应运而生，后随时代更迭逐渐被瓷器取代。明代，紫砂陶的兴盛开启了陶器工艺历史的新篇章。紫砂器不同于普通粗陶的黏土性质，其质地介于陶与瓷之间，具有细密坚韧、透气性强等特点。紫砂泥能够以单原矿成泥，因地质结构和开采工艺等因素，存于江苏宜兴地区。宜兴紫砂壶作为紫砂陶艺术的重要一脉，是我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品类，在世界工艺美术苑林中独树一帜。

宜兴紫砂因其材料属性的特殊性和工艺技法的独创性，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审美风貌，尤以样式之丰、造型之妙著称。其器型的创制绝非简单的几何设计，而是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生动体现，彰显出形、神、意兼备的中国气韵。

取法自然 百花争艳

明代中期是宜兴紫砂壶艺术的初创期，审美多追求简朴、素雅之风，对自然风物形态的模仿成为彼时紫砂壶造型的一大亮点。这一时期，花卉被明人纳入“比德”的范畴，即以花比拟君子高洁的品格与风骨，由此涌现出许多以花卉形态为主要视觉元素的紫砂壶佳品。

在民俗文化中，人们将水仙花作为岁朝清供的年花，寓意春意盎然、如意吉祥，因此，水仙花也成为宜兴紫砂壶创制的重要题材。明代制壶名家时鹏所作“水仙花六瓣方壶”便是此类代表。该壶整体造型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呈现盛开的水仙花样式，花瓣中间花脉凸起，两侧呈波浪状起伏，六片花瓣间以凹槽分隔。为使不规则的花瓣外形符合壶盖的圆形形制，时鹏在接近根部的位置以富于变化的盖边线围绕，使壶盖与壶身自然衔接。盖钮仿照水仙花的花蕊造型，形态饱满，自然生动。与细腻精致的花卉造型相呼应的下半部分壶身，则沿花瓣截面作垂直平面切割，形成简约的六边形样式。此方壶整体造型既展现出直线与曲线的和谐韵律，追求几何空间的丰富变化，又营造出繁与简、疏与密的对比。从俯视的角度观看壶身，完整的花朵形态令人赏心悦目，其设计精巧，可见一斑。

每到重阳节，中国人都有赏菊的习俗，其清雅高洁的品质同样成为君子的象征。明代制壶名家对菊花题材也青睐有加。如李茂林所制“菊花八瓣壶”，壶颈、壶盖、壶身之上菊瓣花纹贯通，呈现出饱满的菊花形态。为保留花朵造型的完整性，此壶采用截盖式样，壶肩微鼓，每一处体积转折都有微妙的起伏变化，花瓣的空间层次极为丰富，是紫砂壶筋纹器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一款好的筋纹器应结构精准，线条分明，疏密变化得体，其筋纹线越多，制作难度就越大，需要制壶师对壶身块面的分割有精密的测算，使线与面上下贯通，方能显出器物的浑然一体之美。

明代，水仙花和菊花两种花卉壶式样为宜兴紫砂壶所独有，可见初创时期的紫砂壶已开始逐步形成其特有的工艺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桂花、葵花、菱花、玉兰花等花卉壶，以及众多以瓜果为题材的紫砂壶相继出现，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宜兴窑紫砂菱花式执壶”“宜兴窑紫砂百果壶”等便是其中代表，将宜兴紫砂壶推向“百花争艳，百果争香”的繁荣局面。

陶塑万象 壶纳乾坤

——明清时期宜兴紫砂壶的造型之变



尚礼崇文 古器新风

青铜器是古代礼器的代表，其形制和用途都有固定的形式。试看明代制壶名家徐友泉制“仿古虎尊壶”，此壶的肩线和腰线轮廓的处理与古代乐器“尊”近乎一致。《淮南子·兵略训》中有“两军相当，鼓鼙相望”的记载，可见尊多用于战场，指挥军队进退。想来作者创作这件紫砂壶，亦有鼓舞士气之意。再观明末制壶名家时大彬所作“鼎足盖圆壶”，其壶盖部分的三足结构与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铜鼎的盖部造型相似。西周、战国时期的铜壶、铜鼎盖上常置有三环纽或四环纽，造型有几何式或仿生式等。此件圆壶采用几何式鼎足形，造型简洁，线条流畅，与圆润饱满的壶身相得益彰。

此外，徐友泉所作“仿古盉形三足壶”和陈仲美所作“三瓣盉形壶”，两者的造型皆借鉴了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的青铜酒器“盉”的外形特征。相较于古代器物，两位明代制壶师的作品在器型的处理上遵循了紫砂壶筋纹器的特点，以数条明确的凹线为壶身作了分界处理，使其方圆有度，富有张力。将两人的作品进行对比，徐友泉所作直流、兽首盖都遵循了青铜酒器的原本造型特征；陈仲美在壶流、壶盖的处理上则有意突出了明中期紫砂壶的造型特征。可见，虽题材相同，但创作细节与审美风貌却是因人而异的，这也印证了紫砂壶“同器多变”的艺术特征。

文人意匠 多彩绽放

清代中期，宜兴紫砂壶无论在造型还是装饰方面，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创新时期，在承袭明末清初经典样式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文化元素，拓展出更加丰富的款式和细节。

文人紫砂壶以清代“西冷八家”之一陈鸿寿所创“曼生壶式”为典型代表。此时兴盛的乾嘉学派中的诸多学者围绕儒学经典，研究经学、史学、地理、金石、乐律、博物学及天文历算等众多内容，与紫砂陶器本身所具备的朴实无华的气质相契合。正因如此，陈鸿寿将“以古为尊，以汉为好”的思想观念融入紫砂壶创作，与杨彭年、江听香、高爽泉、查梅史等人一起创制了紫砂壶工艺史上堪称经典的“曼生壶式”。

众多“曼生壶式”中，却月壶、横云壶等依天象创制；镜瓦壶、飞鸿延年壶等依

（据《光明日报》）



图1孔子文具盒(盒面)。



图2胜利文具盒(盒面)。

20世纪40年代的文具盒

新学期已来临，学生们又要背上书包走进校园，书包里少不了有一个新买的文具盒。其实早在20世纪的民国时期，挑选一个心爱的文具盒已经成为学生们迎接开学的“必备动作”。在此介绍两个20世纪40年代售卖的铁皮文具盒。

第一个文具盒(图1)，长约24厘米，盒面刻绘的是一幅“孔子周游列国图”。画面中央是峨冠博带的孔子头像，长须翻飞，目光睿智。左右两侧各有两辆行驶中的马车图案，展现了孔子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一心传播儒家思想的情景。画面左上角是一行大写的英文字母“CONFUCIUS”(孔子的音译)，右下角“孔子子”，一左一右，英汉对照，独具特色。

第二个文具盒(图2)制作于1945年。时值

抗战胜利之际，举国欢庆。一些精明的商家趁机推出一系列带有抗战胜利元素的商品。这些颇具纪念意义的商品深受民众欢迎，这个文具盒就是其中一件，其长约21厘米，画面磨损严重，可辨认部分是两名奔跑着的军人，一人扛旗，一人持枪，向着胜利的方向，奋勇前行。画面左上角，两个红色的繁体大字“胜利”格外醒目。文具盒底的图案简洁，黑底白字，颇具视觉冲击力。

因年代久远，这两个文具盒上的色彩虽有所消退，画面图案也残缺不全，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历史信息，通过这些文具盒，可以了解到7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学生生活状况。

（据《收藏快报》）

清代木嵌玉石瓜瓞如意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套清代的木嵌玉石瓜果如意。如意9柄成套，长41.5厘米。其中1柄为灵芝造型，另外8柄分为石榴、瓜瓞、佛手、仙桃4种造型，两两成对。见这柄瓜瓞如意首以墨玉雕成两枚香瓜，在矮雕木柄上，以染牙雕叶，白玉作花，金丝为芯，以碧玉、青玉、白玉雕成大小圆润的瓜果，果实周围皆满镶花朵和叶片，还有红玛瑙蝴蝶停于瓜叶之上。各种堆砌铺张，呈现一派热闹喜庆的景象，于五色缤纷之间尽显其精美富丽。

据了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2000多柄明清时期的如意，而每有9柄成套盒者，多为节庆寿诞之日地方官吏贡进宫中的贺礼，以祝愿皇帝、皇后或太后长寿齐天。有时帝王又将9柄材质不同的如意分赐给臣下以笼络人心。

如意又称“握手”“执友”或“谈柄”。最早的如意，柄端作手指之形，以示手所不能至，搔之可如意，故称如意，俗叫“不求人”。汉晋之际，如意被赋予更多文化涵义和功能，成为文人雅士交游、清谈、乐舞的助兴之物，其造型演变为云头式的首、弯折的颈部和扁平的柄。宋代之后，如意发展为室内陈设品。明清两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期。特别是在清代，如意被推崇备至，《乾隆英使觐见记》：“所经各官或各屋，必有一宝座，宝座之旁，必有一如意。”因此留存于世的清代如意数量较多。

（据《联谊报》）

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高7.4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5.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碗撇口，弧腹，圈足。外壁以青花装饰，发色灰蓝，口沿和足墙各有青花双环线一周。外底有青花“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外壁绘两组婴戏图，两组图间以树木、山石、花卉相隔。婴孩或穿肚兜，或穿宽衣肥裤，嬉戏玩耍，天真可爱。

婴戏图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清代瓷器上出现婴戏图，缘于清代康熙朝社会生活稳定、人口增长较快的社会背景。婴戏图成为民间艺术中常见画面，并使宫廷艺术品受到影响。同治、光绪时期婴戏图也多见。（据《人民政协报》）

凤鸟形玉冠饰



凤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吉祥、美好和高贵。元代，人们将凤鸟与好运和福气联系起来，被皇家、贵族视为权威和高贵身份的象征，常用于宫廷装饰和贵族用品中。此外，凤鸟优美的姿态和华丽的外表也被赋予了诸多美好寓意，如仁爱、善良、智慧等，成为人们崇尚的精神典范。

凤鸟形玉冠饰整体呈扁平状，玉质细腻，色泽柔和，局部有沁色，充满岁月的韵味，外形精巧别致，正面以精湛的浮雕工艺刻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凤鸟形象。从造型上看，凤鸟的头部雕琢精细，眼睛由两条阴线雕琢而成，是典型的丹凤眼形象，显得圆润有神。鸟嘴微张，双翅舒展，尾羽飘逸，姿态优美而灵动。凤鸟整体昂首挺胸，羽毛纹理清晰，线条流畅自然，层次分明，展现了工匠高超的雕琢技艺。凤鸟下方玉台雕琢云纹，烘托出凤鸟翩翩于天际的神韵。

凤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吉祥、美好和高贵。元代，人们将凤鸟与好运和福气联系起来，被皇家、贵族视为权威和高贵身份的象征，常用于宫廷装饰和贵族用品中。此外，凤鸟优美的姿态和华丽的外表也被赋予了诸多美好寓意，如仁爱、善良、智慧等，成为人们崇尚的精神典范。凤鸟还象征夫妻和睦、琴瑟和鸣。凤凰涅槃更被视为永生和不朽的象征，寓意生命的循环与延续。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凤鸟的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磨砺后以更美好的躯体重生。

（据《内蒙古日报》）